

# 论《呼啸山庄》的叙事特色

俞森林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本文从叙事时间、叙事人称和叙事策略三方面分析了埃米莉·勃朗特小说《呼啸山庄》的叙事特色。

**关键词:**《呼啸山庄》;叙事时间;叙事人称;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2)04-0038-04

## On the Nar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uthering Heights*

YU Sen-l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ar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mily Bronte's novel, "Wuthering Height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narration time, narrator, and narr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Wuthering Heights*; narration time; narrator; narration strategies

《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短暂一生中唯一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围绕希克厉与卡瑟琳的爱情纠葛以及希克厉的爱—恨—复仇—人性的复苏这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进行谋篇布局,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面,勾勒了被这个畸形社会扭曲了的人性及其造成的种种可怖的事件。作者把场景安排得变幻莫测,有时在阴云密布、鬼哭狼嚎的旷野,有时又是风狂雨骤、阴森惨暗的庭院,故事始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气氛之中。这本小说在最初出版后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最奇特的小说”,是一部“奥秘莫测”的“怪书”,并不为当时读者所理解,甚至她自己的姐姐夏洛蒂也无法理解艾米莉的思想。然而正是它为艾米莉赢得了经久不衰的声誉。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毛姆向读者推荐的世界文学十部最佳小说中包括了四部英国小说,其中之一就是《呼啸山庄》。英国诗人史文朋也誉之为能与《李尔王》相媲美的悲剧<sup>[1]</sup>。方平先生在他的译本序言中也认为“《呼啸山庄》的确是一部天才之作,足以和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前后辉映”,它“就像逗留在‘蒙娜·丽莎’嘴角边的神秘的微笑,显示了一种永久的艺术魅力”<sup>[2]</sup>。本文从《呼啸山庄》的叙事时间叙事人称和叙事策略入手,来探讨其叙事特色。

几十年,应该从哪里开始进入故事,女作家在下笔之前,一定作了苦心推敲:怎样才能取得最好的艺术效果。全书的最初三章,不仅是故事时间的起点,也是小说叙述时间的起点,应该也是我们研究《呼啸山庄》的一个起点。怎样正确看待这三章,对于我们探索全书的叙事技巧,了解女作家的非凡的叙述才华,可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

《呼啸山庄》并不是那种倒叙:故事在回忆中展开,回忆完了,故事也就结束了。这两种叙述方法——顺叙和倒叙,它们的起点都是固定的,就像“上行车”和“下行车”那样,不是从起点出发,就是把终点作为出发点<sup>[2]</sup>。《呼啸山庄》的叙事框架属于一种故事中的故事的结构。全书共34章,应该说小说分为两条叙事线索:第一条叙事线索是小说的次要线索,是关于第一叙事人洛克乌三顾呼啸山庄的所见所闻,故事时间是从1801年冬洛克乌到呼啸山庄找希克厉租用画眉田庄开始,看到呼啸山庄的主人的冷漠,到1802年秋天再次到访呼啸山庄看到小卡瑟琳与哈里顿成为一对情侣,并听说他们将于第二年元旦结婚结束,整个故事时间跨度不足一年;第二条线索从小说的第四章开始,通过纳莉向洛克乌叙述发生在呼啸山庄的故事,故事时间从1771年,孤儿希克厉被老欧肖从利物浦带到呼啸山庄来开始,到最后小卡瑟琳与哈里顿成为一对情侣结束,整个故事时间跨度前后31年。就整个故事的主体来说,洛克乌的来访似乎只是这其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但是,从叙事结构上来说,小说则是以洛克乌

《呼啸山庄》是交代两户人家的两代家史,时间跨度长达

收稿日期:2002-01-22

作者简介:俞森林(1967-),男,四川广元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文学和翻译研究。

到画眉田庄来租房为线索,叙述了他在租房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小说的主要故事——纳莉为他讲述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一切,又都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插曲。在这期间,作家有意识地安排了叙事人洛克乌两次缺席的时间——1801年以前的30年和1802年初到1802年秋的7个月时间,这两个时间恰恰是故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这几十年里发生的故事相对于洛克乌到呼啸山庄之后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来说,作者的重心显然是倾向于前者,而使得后者则居于从属的地位,于是给人一种喧宾夺主之感,自然地会认为故事的主要时间应该是洛克乌到来之前,从而把主要叙述人洛克乌视为配角。所以说,方平先生认为,“故事情节是从第四章开始的,那就是以往30年旧事的倒叙”。但是从小说的总体叙述结构上来讲,第四章到第三十章无非是小说整个情节的一部分而已。因为,从第四章开始,画眉田庄的女管家纳莉为了生病的洛克乌解闷而给他讲述有关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两家的恩恩怨怨,也是故事的一部分,虽然在全文内容上来说,有点喧宾夺主之感,但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一事实。否则,对前面四章的作用与理解的种种解释就未免有点牵强了。难怪过去许多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是“充满着缺点的结构”。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推崇《呼啸山庄》,把它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可是连他也这么认为:“《呼啸山庄》的结构臃肿笨拙,……她要讲的是一个牵涉两代人的复杂故事。这是一桩困难的事,……艾米莉做得不成功。”他还说:“讲《呼啸山庄》这个故事,一个有经验的小说家可能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sup>[1]</sup>

小说在向未来推进的过程中,同时展现过去。小说的故事时间一分为二:一是1801年开始,到1802年,讲的是洛克乌到画眉田庄和呼啸山庄的所见所闻;二是从1771年开始到1802年,叙述小说的主人公在画眉田庄与呼啸山庄的恩怨情仇。两个故事起点不同,但到最后,即从第三十一章开始重合,都回到了呼啸山庄的“现在”,两个叙事人,无论是洛克乌还是纳莉都目睹了呼啸山庄的主人公“现在”的结局。这种时间处理艺术,让人想起数学上的追击问题:甲乙两人从不同的地点出发,朝着同一方向前进,最后同时到达共同的终点。故事从不同的时间开始叙述,临到结尾,整个故事才以它完整的面貌显示在观众眼前:原来苦难的人间有这么一段心酸事!悬念刚结束,震撼人心的高潮又到了,因此戏剧气氛始终是紧张的,扣住了读者的心弦。

## 二

根据热奈特对叙述者类型的划分,纳莉应属于内部——同叙述型。因为她处于故事的第二层次(即故事中的故事),讲述的是自己亲自经历的故事。她除了参与了故事以外,并没有揭示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内心隐秘,只是忠实地表述了自己的所见所思。这一叙述者形象与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形象有很大的不同。此外,纳莉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也不像另外一些作品中

的叙述者那样超然于自己的观察之外,漠然地记录一切。她不满于做一部摄像机,而是时刻不忘将自己的内心想法马上表达出来。我们在纳莉的叙述中可以不断地看到她在对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加上自己的议论。比如:

卡茜小姐和他现在可很要好;可是亨德莱却恨他。老实说,我抱有同感,也恨他。<sup>[2]</sup>(P45)

希克厉的病势很凶,在他病得最厉害的当儿,他一直要我在他的枕边伴着,我想他还知道我为他出了不少力呢,却不明白其实我是没有法子才来照应他的。不过,我应该说,哪一个护士也不曾照料过这么安静的孩子。他跟还有两个孩子可不一样,叫我不减少自己的偏心。卡茜和她哥哥把我麻烦的要死;他呢,可是像一头羔羊般不懂得诉苦——虽说那是倔强、并不是温柔——因此很少给人添麻烦。<sup>[2]</sup>(P46)

我很容易就叫他听了我的话,让我把他身上的乌青归罪于小马。他全不在乎编的什么故事,只消他已经到手了他想要的东西就是了。说实话,闹了这一场,他都是难得哭诉的,我只知道他并非那种有仇必报的人。我可是大大地上了他的当了,你听下去就知道了。<sup>[2]</sup>(P48)

说真的,我也从没见过像她这样任性的姑娘。……她是个又野又坏的小东西;可是她又有一双最动人的媚眼,有最甜蜜的笑容和最轻灵的脚步,在全教区中再找不出第二个能跟她相比的。再说,我相信她的心眼儿到底是不坏的。<sup>[2]</sup>(P50)

她是谁,她出生在什么地方,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恐怕她既没钱也没有家世可以夸耀吧,否则他怎么也不会把婚姻瞒着不告诉他父亲的。<sup>[2]</sup>(P54)

用这种叙述与议论相间却又毫不生硬的结合方式,纳莉揭示出故事中的主人公,尤其是希克厉的心理成长历程:从倍受歧视和虐待到对欧肖的恨和对卡瑟琳的深深的爱,再到发狠报复,最后到人性的复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小说中的另外一位叙述者,也是纳莉的叙述接受者,作为第一人称出现的“我”——洛克乌。

我们知道,《呼啸山庄》主要是由纳莉叙述发生在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故事,那么,有没有必要多安排一位叙述者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洛克乌的叙述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洛克乌作为相对于纳莉的外部叙述者,是对纳莉叙述的转述者。小说是利用洛克乌到呼啸山庄去找希克厉租住画眉田庄,并目睹呼啸山庄的主人的冷漠,并因此而生病卧床不起,然后引起他对这家人的好奇这个故事为契机,引发他对当时画眉田庄的管家纳莉提出要求,让她给他讲有关呼啸山庄的前前后后,以此为他解闷。这就很自然地引出纳莉对呼啸山庄这段故事的叙述。如果没有洛克乌的出现,没有他的好奇心,没有他的要求,纳莉的叙述就难免显得突兀,这就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表现力。

其次,作为外部叙述者,洛克乌虽然没有参与呼啸山庄

与画眉田庄以前的故事,不能担保纳莉的叙述的真实可靠性,但却可以作为见证人,担保其叙述过程的真实性。他一字不漏地转述纳莉的叙述,时刻不忘纳莉在叙述中的表现,并随时提醒读者他自己的存在:

通常说来,我们是不跟外地人亲近的,洛克乌先生,除非他们先亲近上来。<sup>[2]</sup>(P55)

那位女管家就这样打断了自己的话头,站了起来,打算把她手里的针线活儿放下了。可是我觉得自己离不开壁炉,再说,我一点儿没有瞌睡的意思。“请再坐半个钟点吧!你这样慢悠悠地把故事讲下去,再好没有。这正对劲儿。你一定要照这个样儿讲到底。你所讲到的每一个人物都让我感到兴趣——或多或少。”“钟打十一下了,先生。”<sup>[2]</sup>(P74-76)

他说起话来,自有一种和润、低沉的音调,讲的口音就跟你差不多——比我们这儿的乡音来的柔和,没有那么生硬。<sup>[2]</sup>(P85)

故事讲到这里,那女管家偶然向壁炉架上的时辰钟瞥了一眼,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这时候时针已指在一点半上了。她顿时站了起来,恳求她多留一秒钟也不行。说实话,我自个儿也宁可她把下面的故事留在以后讲下去。……现在她走去安息了,我沉思了一两个小时,不管我的头脑和四肢又痛又乏,不想动弹,也要鼓起勇气回房去睡了。<sup>[2]</sup>(P110)

希克厉先生才来看过我。大约七天前吧,他还送了我一对山鸡——这是这一季节中最后捉到的了。这坏蛋!我生这一场病,他可不是没有一点干系的;我真想当面向他指明这一点。可是,哎哟!我怎么能得罪这么一个人:承认他的好心,在我的床边足足坐了一个钟点,还谈了一些药丸、药水、药膏、水蛭以外的话头呢。……那为什么不叫纳莉上来把她的故事讲完呢?……纳莉来啦。<sup>[2]</sup>(P111)

要讲述如此一个前后长达30年的故事,不可能一口气讲完,洛克乌中间的这些描述,恰到好处地告诉读者:纳莉的确叙述过这么一个故事,而且还讲的非常认真,从她的叙述里,能够感受到故事的主人公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第三,由于有洛克乌这个转述者的存在,读者就不会将小说的叙事者等同于作者本人,从而忘记作者的存在,给读者一种在倾听另外一个人转述发生在呼啸山庄的故事的印象,从而将作者本人成功地隐蔽起来,避免卷入到作品之中。

从以上对洛克乌的角色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洛克乌在这部小说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个叙述者,或者是对纳莉所叙述的故事的传达者,他更是作为一个对纳莉叙述的接受者的身份出现在作品里的。而且,由于整部作品由洛克乌以“我”的身份进行叙述和转述,他时而在纳莉讲述的过程中出现,提醒读者回到现实,让我们不会将他遗忘——“我”就是本故事的叙述者。

洛克乌不仅仅是在转述着呼啸山庄的主人公的故事,而且还是在叙述他本人到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经历。如果去掉中间纳莉的叙述部分,我们会发现小说的故事情节仍然很完整。也就是说,洛克乌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他在呼啸山庄

的经历仍然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乌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 三

叙事情境方面,作者给我们一种感觉:似乎有两个叙述声音——一个是洛克乌的声音,另一个是女管家纳莉的声音。他们在给读者讲述两段不同的经历——洛克乌讲述的是他到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所见所闻,而纳莉讲述的是她所目睹的在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两家的家史。它们之所以能够融合到一起,是因为他们的故事都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有关,只是洛克乌所看到的是小说的主人公是如何的冷漠,是结果,而纳莉所看到的是山庄与田庄里生活的两代人生活的点点滴滴,看到的是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生活过的几代之间的爱恨情仇,是过程,两者加在一块,才构成小说的整体。

在前三章里,叙述者洛克乌的声音非常清晰,但到了第四章就逐渐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纳莉的声音逐渐提高,成了主流。在叙事过程中,作家根据故事的需要随时调整叙事者的形象和声音,或加以强调,或加以弱化。有时通过详尽地报导人物对话,直接展示叙事场面,尽可能地削弱自己的主观色彩,淡化叙述者的形象。作家采用这种策略是为了提高故事的可信程度,打破人物世界与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隔阂。

《呼啸山庄》的叙述者,无论是洛克乌还是纳莉以及希克厉和齐拉,都是故事中的人物,内部聚焦。他们都或多或少卷入故事的行动,与主人公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他们在叙述故事时就只能表现他们作为旁观者能够观察到的东西,不直接表现作品中其它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只能揭示目击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站在故事的边缘讲述故事。较之主人公卡瑟琳、林敦以及希克厉等来说,他们的视野宽广、灵活,他可以谈论故事中各种各样的人物,能够与主人公直接交流,有时还通过书信等来窥视作品中其它人物的心灵,但更多时候,是通过自己的推测,猜度来描写人物心理。如:

“希克厉,你走过来好了,”亨德莱嚷道,瞧着他那种狼狈的样子,心里好不得意,他就是要叫他硬着头皮走出来现眼——原来他是这么一个叫人作呕的下流胚。<sup>[2]</sup>(P64)

她很关心地瞧着握在她手里的那几只黑手指儿,还看了看自己的那身衣服,担心他的手指儿会给它添上什么不美观的花纹。(旁观者对心理活动的猜测)<sup>[2]</sup>(P65)

这么表白之后,他就把头一低,直向室外冲去,真让东家和东家娘心花怒放,可叫卡瑟琳心慌意乱,不知怎样才好。她想不通为什么她这句话会惹得他发那么大的脾气。<sup>[2]</sup>(P65)

香味扑鼻的筵席一摆出来,这小小的宴会中的几个人儿把气恼全忘了。他们从礼拜堂骑马乘车赶来,肚子都饿了,因此吃起来格外香,何况他们又并没有真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儿。<sup>[2]</sup>(P72)

有好长一阵子,他挣扎着要跟上卡瑟琳读书的进度,不

肯落在后面。但是最后他只得断绝了这个念头,虽然他口里不说,心里却十分沉痛。他是无可挽回地断绝了这个念头,你再不用想劝他为了上进,再往前走一步,因为他看出,他非得跌到从前的水准一下不可。接着,他的外表和举止就向他内心的堕落看齐。……他才不稀罕他的少数几个熟人看重他,他故意要惹他们恼恨,这才感到恶意的快乐。<sup>[2]</sup>(P83)

但他们的叙述并不让读者感到不真实,因为他们所叙述的都是自己的亲眼所见或者亲耳所听到的。在她不在场自己无法看到或听到的时候,就转述别人的叙述,让读者觉得她的叙述是那么的有根有据。如在讲到希克厉和卡瑟琳在一个礼拜天晚上被赶出去之后发生在画眉田庄的事情,由希克厉来叙述,此时的纳莉,则成了转述者,洛克乌成了第二转述者。过渡与衔接显得非常自然和合乎逻辑,因为纳莉一直在仔细留心他们,等希克厉回来之后,他对希克厉进行讯问:

“究竟为什么,你们要闯到画眉田庄去?”希克厉说“让我把湿衣服脱了下来,从头讲给你听吧,纳莉,”“他回答道。……他说下去道:”然后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希克厉对他们晚上溜出去之后到达画眉田庄的叙述。“嘘,嘘!”我打断他道。“希克厉,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卡瑟琳怎么会给丢下来的呀?”<sup>[2]</sup>(P58)紧接着就引出了希克厉对卡瑟琳在画眉田庄的情况的叙述。

在《呼啸山庄》叙事过程中,作者不满足于单一的叙事视角,而是在同一文本中同时交叉使用几种叙事情境。这样,如何自然地以一种叙事情境过渡和转换为另一种叙事情境,既保持叙事旋律连贯、和谐、流畅地开展,又能取得丰富多变的叙事效果,便成为摆在作家面前的关键问题。

小说采取灵活变换不定人称的叙事方式,在叙事过程中有意安排两段让第一叙事人洛克乌不在场的情节:第一是1771年夏到1801年冬洛克乌初访呼啸山庄之前,第二是1802年初洛克乌返回伦敦到他顺道访问呼啸山庄这段时间。在这两段时间里就造成了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不对等。两者的叙事时间都为零,而前者的故事时间为30年,后者的故事时间为9个月。在此期间所发生的故事,由纳莉为“我”讲述。这时,小说的叙事人则由洛克乌变成了纳莉,原来的叙事人洛克乌则隐去,变成了一个旁观者,一个转述人,并在转述期间不时地站出来与纳莉对话,或发表自己的看法和疑问,以提醒读者,让读者重新回到叙事的现实中来。

在纳莉对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前前后后进行叙述的过程中,她是以目击者和山庄与田庄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出现的。但在遇上自己目力所不能及的情节时,纳莉又充当转述人,洛克乌则成了“二传手”。比如说,在纳莉到画眉田庄之前,有关画眉田庄的事情则由希克厉和卡瑟琳叙述;在她

跟随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卡瑟琳到画眉田庄之后,对于呼啸山庄所发生的一切则由那里的女仆齐拉担任叙事人或由小卡瑟琳通过书信来传达那里的情况。

这种叙事人称的灵活变换的艺术效果就在于,它不仅弥补了因叙事人无法见证而导致的故事的不完整性,从而把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的前前后后尽可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造成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自己心态和视角的不断调整,并在读者对叙述人身份不断变换而相应作出的不断适应中,不断体验着叙述人与主人公之间的诸多差异,体验着生活的历史与现实同有关生活的叙事这两者之间的种种不同,进而不断感悟以读者自身作为价值参照作为阅读主体的存在。同时,叙事人称的频繁变换,意味着叙事立场叙事角度以及审美观价值观的频繁变换。这种变换势必不断地影响以至于改动叙事话语的面貌与特性。这样,叙事话语自然被赋予不同叙述人的不同个性,叙事文本于是出现了多元化个性化局面,出现了多声部复调现象。这也进一步促成了作者与叙述人、叙述人与主人公的分离,并在多重叙事中创造出相互对比彼此参照的多重艺术境界,给读者造成一种历史的真实感,使读者相信故事中的一切都是对过去历史的再现,是叙述人自己的亲身经历。

作者运用这种多重叙述手法,自始至终让故事中的人物出来叙述,而把作家本人成功地隐蔽起来。

在当时许多英国作家(象萨克雷、狄更斯等)在小说情节进展的过程中,喜欢用插话的方式,随时以作家的身份出面和读者进行对话,发表议论,而故事中的人物被挤到后面去了。在《呼啸山庄》整个叙事过程中,作家隐蔽到人物后面去了,根本看不出丝毫作者的影子。然而,作者的隐藏并不完全是因为“艾米莉的性格十分内向,她在作品中倾吐的是从来没有向人倾吐过的,也很少有人这样倾吐过的狂风暴雨般的激情;她需要把自己很好地隐蔽起来。这种双重的以至多层次的叙述方式,给了她一种安全感<sup>[2]</sup>”,也不意味着作者的退出。这种处理办法恰好体现了作者对叙事人、人物与读者,及其在小说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足够尊重,也正是这种尊重,体现了作者对小说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肯定。

#### 参考文献:

- [1] 伍厚凯,徐新建. 睿智与幽默(世界文学助读系列)[M]. 海天出版社,2001.
- [2] 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M]. 方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3]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 [4] 董小英. 叙述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